

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

221

方壺

1.

我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釀酒師。

世人好酒，風花雪月少不了酒，祭祖祀靈也少不了酒，對於我的家族而言，那真是一段酒香肆溢的輝煌歲月。

據我阿爺說，我們木家的酒業將近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了，傳承下來的酒工益發精湛，釀出來的酒，味甘性淳，烈者擬日精，淡者逼月魄，千日紅、百花酒、龍打滾，這三樣更是我們木家聞世已久的名品。不只平民趨之，雅士嗜之，連祝天蔭國的上朝大祭司，都是用我們家的酒，來作為祈請神靈的引子。其他大城僻鄉雖也有私釀的酒莊，但縱覽天下，畢竟是以我們木家酒為大宗。

然而從小我就不喜歡喝酒。隨著年紀越大，父親叔伯們越數落：「你是酒莊的長子，不喝酒，那怎成？」倒是阿爺對我另有看法，說我不貪杯，心就不易因酒氣而迷醉，反倒能釀出酒的真味來。

「我小時候也不愛喝酒。」當時阿爺對我說完這話，捧著一大碗千日紅，深長雋永地飲落。那眼神之醺然陶然，撩動了我對於酒的情念。不過，我還是不喜歡酒入喉腸的那刺辣。我是以目光品醕，飲酒湯之色若朝霞夕映；飲他人喝酒後，眼神中醺酣溫熱、逸蕩含笑的酒色。

世人以舌胃為杯觥，我以眼框為酒器。我不喝酒漿，我喝酒魄。阿爺還說我很有才能，再過個一兩年，就打算讓我接手造那三大名酒當中的一支。那一年，我才十五歲。

誰料到，那榮耀我木家的，竟也成了敗壞我木家的種因。

尤帝在位期間，連著三年大荒，糧缺物短之下，也沒有多餘的物資可以造酒。憑著酒師的情志，家中的長者說，飯可短，酒不可少，於是採了山中野蜂巢取蜜，就著酸果製成淡酒獻朝。當時的祭司是俞金，他祀天數祭，怎奈蒼天仍不霑恩；時有忌妒我們木家已久的人流言說：「大荒期間，百姓吃食尚且不足，這木家竟還有餘糧可以製酒，豈不是私囤糧食，漠視民苦而已用？」祭司俞金正被質疑法力不足以通天，於是憑著這讒言，對尤帝說是我們木家無德，所造之酒天神不受。那尤帝也是昏庸，守著糧倉吝放，竟異想天開地認為以酒師的血脈祭天可以祓解大荒。於是隨便起個名目，把我們木家無論長幼，滿門抄斬，血祭蒼天。

後來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天下聞名的木家酒莊，就剩我一個默默地釀酒。

人們的歡笑不再是我釀酒的原因，我甚至忘記為了什麼還釀著酒。仇恨嗎？憤慨嗎？思念嗎？也許吧。其實，歲月太悠乎，連憂傷這一類的情緒，我都要忘了。似乎造酒這行為本身就是我的意識，我的生命。

只是一種本能罷了。

我不釀千日紅不釀龍打滾，我釀的是這一望無際卻窄迫的黑暗，以及堆埋在這片黑暗中，那無聲的血肉。小妹的頭顱夾在姨婆和大伯的腰間，父親的腿橫過阿爺支在我的上臂。我們的肉身都零散而扭曲地團聚在一起。

然而，我親族們的靈識，都到哪兒去了？四周是年復一年的寂闇，時間長到我幾乎以為自己其實是孕化自這片墓土，而木家酒莊的一切，是我在這漫長的歲

月中，爲自己捏造的一個回憶……

如果真是這樣，爲什麼我要選擇這種悲傷的故事呢？

無論如何，我只有這個「回憶」。就算是捏造的也好，有一個過去，總是讓人心裡踏實點。

開始時，我以肉身爲穀，以蛆蟲爲麴，腐爛的屍身一點一滴化成深褐色的酒，都饗酌了后土。到後來只剩下一段段曲彎枯白的骨骸，於是我轉而以日月爲酒母，以魂魄爲穀物。我開始釀造我的心魂。

據說，這就是所謂的修煉。

我不管壓在上頭的世道是如何流轉，全然一心一意地釀煉著我的靈魂。不爲成仙，也沒想過有沒有終結的一日。我只是個低吟白雲蒼狗，淺酌人情冷暖的，釀酒師。

2.

還在人世的時候，常聽母親提起生懷我時的異象。

母親說，她在害喜之前，夢到了兩條蒼森斑斕的青龍，昂首盤身而頭面相望，朝母親頭頂飛壓而來。我是在仲秋的日子裡出生的，當時的氣候卻是個少見的秋老虎，日頭燄辣，人影如墨，簡直比當年的三伏天還赤熱。因爲這些異象，父親爲我起名爲望東。取日出東方，且東方之宿屬龍之意。

當時連家中的酒窖都悶熱異常，這麼一烘，一甕一甕的酒罈子都像是競著吐喘，霎時百酒爭芳，異香瀰漫。

「那時候啊，連鄰鎮都聞到了酒香！」母親笑著說。

那一期的酒，因爲氣溫的變異而全部都質變，眾人都說我真是個異子，一來就喝光了滿窖子的酒，也難怪我從小就不嗜這杯中物，許是出生時喝過頭了！

生在這樣的家裡，呼吸是酒，笑容是酒，一色一色的記憶，都溶成金湛湛的琥珀色。記憶中，年年都造了各式的麴。麴成了淘穀，穀淨了炊飯，飯涼了浸麴，這便是酒的基本製程。麴細甜，麴粗辣；麴多酒苦，米多酒甜。這些口訣我銘誌於心。而我們木家的三名酒也都是清濁濃淡，不脫此理。譬如，那百花酒是在製麴時，採合歡、丹桂、蘭條等數十種花卉浸潤之，如此麴熟後，所釀的酒會有群花氣象。龍打滾則是製麴的過程中，加入一種名叫「雲龍掌血」的草株，同時在製酒時，所用到的水是用百花酒來替代，所以可說是百花酒的重釀酒，因其性醇烈，以飛龍飲後酣眠打滾喻之。當中千日紅又更是龍打滾的重釀酒，酒飲一杯，臉紅千日，其烈可知。

不只酒能醉人，回憶也能醉人。在我漫長的釀魂歲月中，人世的一切漸漸沉澱成渣子，所有的歷史都變得零星而閃爍，心腹中卻有股熱脈緩緩流注，那是一種讓人心蕩神馳，卻又清醒而寧靜的酣暢。

光陰一寸一寸地荏苒，我的道行越來越精進，交換的，卻是漸漸淡薄的過去。儘管如此，我始終記得自己身爲木家人，以及我們曾經有過的榮耀。我害怕這份回憶會徹底地湮滅，每日在煉化心神的前後，我總是念咒似的提醒著自己：「我

是木望東。我是個釀酒師。我是木望東。」

這種只有蟲鳴土動的孤寂歲月持續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念著自己的名字，忽然有個聲音跟我重疊。

「木望東。」我以為是自己心語的錯覺，那厚沉低迴的聲音，卻在我沉默的時候又響了起來，「木望東！」

分明真是有人在叫我！我循著聲音的來源一看，一條頭角崢嶸、卷眉深目的青龍盤臥在我的左上方，又圓又大的雙眼炯炯放光，流轉著繽紛的色彩。那青龍面容嶙峋，他看著我，有點嚴峻，有點肅穆，有點暖意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條龍，卻有種熟悉的感覺。

「木望東。」這次他定定地看著我叫喚。樣子像是好久好久以前，那個誰誰要我天涼了加件衣服，那個誰誰要我天晚了別瘋玩耍快點回家……

「你認識我？」

「你的記憶有多久，我就認識你多久了。」

猛然地，我想起「母親」這個詞；既而想到，那個曾被我喚為母親的人，跟我說過這樣的往事：有兩條青燦燦的龍朝我頭頂飛壓過來……

兩條青燦燦的龍……那另一條龍呢？

我問著，那青龍回答說：「還沒醒，所以你看不到他。」他臉上的笑意似有若無，靄靄的目光當中，瞳仁是銀色的。

「那他什麼時候醒來？」

「等你叫他。」寶紅色。

「怎麼叫？」

「繼續釀你的酒。酒濃了，他自會聞香而起。」湛藍色。

在對話當中，我注意到青龍的圓睛頻繁地流轉著漾漾的光影，像是有著什麼在他體內不停地遞換，然後從他目光顯露出來。即便如此，我還是無法從他那沒眨過一次眼的瞳中，揣測出他的念頭。

青龍告訴我，我可以叫他左龍，而他那還沉睡著的兄弟叫做右龍。他說，他們兄弟倆從我出生以來，就一直守在我的身邊了。

「那為什麼在這之前，我從來沒看過你們？」左龍笑而不答。

「那為什麼你們旁觀我們一家子被那昏君庸臣殺害？」左龍又笑而不答。

和左龍之間的對話，常常我說了上句，左龍只喔的一聲應了下旬。問了問題，十有九個是笑而不答的。我一度以為龍的天性就是這樣剛毅寡言。雖然如此，我漫長的孤單歲月終於有了個伴。在右龍還沒醒之前，左龍陪了我好一陣子。

也因為左龍，過去的記憶又一點一滴回到了我的心頭。我們一直重複著我還在人世時的事，還記得的，已經忘記的，將忘未忘的，從沒想起來過的，左龍總是不厭其煩，一次又一次地和我一起回憶著。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阿爺，看到了父親母親，看到了我所有的親人的影子，那是近似懷念的一種悸動。

在左龍之前的光陰是天荒地老的枯長，在左龍之後的歲月，我才開始數著日子，算算自己已經活過了哪些時候，擁有過多少的時間。那是我和左龍共同有過

的時日。

在數了第三萬六千多個日月後的某天，我照例釀完了心酒，又和左龍聊著我們木家的過往。其實，我們家族的事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，只不過周遭盡是漫天漫地的土石，我沒什麼新話題，左龍又不主動說話，聊來聊去也就是那木家譜史。況且，我喜歡左龍的聲音，喜歡他面對著我時的微笑沉默。

那一日我們說到了往年七月作神麴時，長輩要我和家中其他童男一起揉麴餅，我總是捏個小人形，說要讓這麴餅小人代替我進入水穀中打米成酒，總逗得大人們呵呵直笑……

「別傻了你，你真以為你曾經是個人類？」

突然地，右方傳來了一個話聲，說話者的語氣，像是他本來就在那邊一樣。那是一直沉睡，睡到我幾乎要忘了的右龍。

我吃了一驚。

讓我驚訝的不是這突然醒來，和左龍幾乎一模一樣的右龍，而是右龍所說的話。

「你……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說你才什麼意思！聽你反覆說了這麼久的話，句句不離『我們木家人』什麼的，想說你是裝傻呢還是要風趣，看樣子你還真以為自己是個人死的魂哪！」右龍抖擻著鱗密體剛的軀體，饒有趣味地看著我。

我茫然而心慌地看著左龍，左龍還是沉默著微笑。相處了這麼久，我第一次發現他其實不是真的在微笑，而是他的神情天生就長那樣子。

「我不是人，那……我是什麼？」

「你是什麼？你是什麼？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右龍哈哈大笑了起來，四周震蕩著鳴雷奔瀑般的吟嘯聲，一時土陷石動，螫蟲流竄。

「哈哈……嘿！你可真逗啊，一早起就讓我聽到了這麼個好笑的笑話……」右龍笑了一陣，好不容易才稍歇了會兒，喘了口氣，對著左龍說，「你就這麼一直當他是個人和他說話啊？」

左龍用他那七彩流光的睛目，定定地看著我，像我初次看到他的時候，那樣嚴峻而溫煦的眼神看著我說話：「你是個壺。一個腹垂口方的銅壺。」

3.

原來我是個壺。

據右龍的描述，我的軀體高矗，頭頂著鏤空雕飾的蓋帽，樣子是方口坡肩，束頸長腰，腹部圓潤低垂而稜分四面，看上去是個帶蓋的大方壺。而左龍和右龍，則是分別盤據我腰頸左右的一對龍形飾耳。

我的肉是青銅，我沒有腸胃臟腑，我不是人。

怪不得就算我知道了自己只是個人造的器皿，也沒感受到多麼天翻地覆的震撼。怪不得這麼悠長的孤單歲月我都忍得住寂寞，原來我不是忘記這些喜怒哀樂，而是根本就不曾有過這些情緒。

因為我沒有人的心。

然而，當我回想著木家的一切時，那份踏實舒懷的感受是什麼？和左龍朝夕相處時的那份悸動又是什麼？

我想，我可能有點悲哀，隨即又覺得自己好像有「悲哀」這種情緒而覺得欣慰，接著又懷疑這些所謂的「欣慰」、「悲哀」都是真真切切的情感嗎……？

世界不是我以爲的那樣。我沒有死過，也沒有活過……我只是一個存在的物體……甚至我的意念思想可能也不是我的，也許只是從別處某個真的有血有肉的生靈飄過來的夢……

在這個銅壺當中……「我」好像快要解體了……

「我不懷疑自己，所以你也不用懷疑你自己。」一個熟悉聲音把我喚回神來。

「也許你的記憶不是你的，但是都是真的。爲了那些記憶而開心或悲傷的你也是真的。那是你的靈識。一個穿青衣的人換了紅衣就不是本來的那個人了嗎？一份心魂輪替了飛禽走獸或木石器物的形體，本質上就改變了嗎？以前你是什麼心，現在也是什麼心。」

說話的是左龍。

他第一次連續說了那麼一長串的話。

他看起來在微笑，雖然我已經知道，那是他被鏤刻出來的模樣，我還是報以微笑。啊，是了，一個銅壺怎麼笑呢？我相信與我同體的他，可以看到我的微笑。

4.

「左龍你說的真是有道理，一個神識換了什麼身體本質還是不變的……你看看這傢伙，都認清自己是個銅壺了，那喜歡反覆嘮叨的個性還是不變，在我醒來之前你都是這麼和他應對的啊？真難爲了你呀……」

我是個高大厚重，瑰麗繁複的青銅方壺。

「哪你看看你看看，這傢伙又開始了！」

我的身上佈滿了天地山河，神靈鳥獸。

「好好好，你看不到自己，我們兩兄弟居高臨下方便觀察，我這就仔仔細細，清清楚楚，一絲不苟，萬劫不復地替你描述你的樣貌可以了吧？這已經是第三萬四百七十七遍了！」

我的蓋帽上有浮凸的夔龍紋，當中的主紋又有加刻虎形的陰線。口部是犀紋，頸子繞刻著頭尾相銜的鳳鳥紋，坡肩處則交錯著日月雲雷和山峰紋飾。

「對！我們兄弟倆可以藉著你腹內的水波看到我們自己的倒影。除了我們自己的倒影，你腹內刻了什麼我也看的一清二楚！哪，我說啊，咱們改天來聊點別的，好嗎？算我求你了……」

我的腰部兩側有龍形飾耳，二龍一喜一嗔，頭面對，雙眼都各鑲嵌著七彩流光的寶石，飾龍貼壺的部位則攀疊著龜紋與鹿紋的鏤刻。

「你的腹部刻有很大的獸面紋飾，那個叫饕餮，很兇，很貪吃，是種只有頭臉沒有身體的惡獸……好，左龍，換你接手吧，今兒個我覺得角有點歪頭有點痛……想睡一下……」

我的腹部四面是左右對稱、角粗而外彎的饕餮紋；圈足有紋如垂鱗，鱗中又有象牛蛇魚等物。

「你所憶念的木家的一切，其實是刻在你腹內的銘文。」

我的心腹內壁，四面都鑄刻著銘文。銘文很長，記載著不知道哪個朝代，一個姓木的造酒家族的興衰歷史。他們是偉大的釀酒師。

「刻在你腹底的是一種瑞獸，叫做貔貅。有通靈聚財之能，人亦稱其為天祿。」

在我腹內的四面銘文之下，底盤上刻的，是個龍頭，馬身，麟腳，短翼卷尾，突眼獠牙，通身有長捲鬃毛的雙角獸紋。獸名為貔貅。又名天祿。

「這貔貅剛毅威猛，能化煞降魔，故又名辟邪。」

我是個青銅方壺。我頭頂夔龍，頸垂鸞鳳，肩披日月山河。我腹懷饕餮，左右盤龍，通身佈滿各種兇猛惡物，心底則是潛沉著一頭鎮煞伏魔的辟邪神獸……

5.

洛陽北邙山地深土厚，人稱「生在蘇杭，葬在北邙」，山上塚墓相連，古來帝王將相多葬於此。

東漢年間，漢章帝死後葬於敬陵，即是在於北邙山。

當時眾人深掘黃土，挖越深，越聞到一股莫名的異香。挖了三天三夜，終於起出一只高厚逾人的青銅大方壺。

這方壺飾紋繁縟，通體斑斕，左右兩隻龍形飾耳的眼部都鑲嵌著深鬱含光的寶石。壺中湯液半滿，澄澈漾然，方才聞到的異香即是由此傳出。有人試飲之，覺其味芳馥莫名，甘醇醞烈，竟是聞所未聞的絕世美酒。

眾人分飲之，造墓者共千餘人，人人分了一碗後，壺中酒湯不多不少，仍是半滿。眾人稱異，知此方壺乃是神物，下葬章帝後，將此方壺獻給和帝。

和帝得了此壺，試飲壺中酒液，果是從所未嘗的美酒。雖然稱奇，但當時外戚干政，也無心把玩，用了三層油布三層絹布，把方壺封了口，收入國庫中堆放。

到了漢安帝時，外戚雖滅，朝政卻轉為宦官專權，安帝無心國事，又把國庫中的方壺拿了出來。此方壺中的酒，味美是一奇，不馨是二奇，最奇的是，無論喝再多，腹不脹，神不昏，卻有醞酣醉人的暢意。安帝於是沉緬於酒色，導致朝政更趨腐敗，國中妖邪橫行。元初年間，各地發生震災、水旱、蝗災等禍害，外

有蠻夷入侵，內有農民起義，一時天災人禍，民不聊生。

那時，民間流傳著一首兒歌，據信那是從宮中某些有心人流出去的。歌曰：「穆宗喝酒，倫紙班漢，恭宗喝酒，地震天蝗。」穆宗即和帝，他在位期間，蔡倫造紙，二班寫就了漢書；而恭宗即是安帝，安帝的確是飲酒無度，然而和帝並沒有沉緬於酒啊，為何說「穆宗喝酒」？知道真相的人不多，其實這酒指的便是方壺之酒。

當時人稱「五經無雙」的許叔重早完成了說文解字的初稿，個性篤慎的他仍不斷參覽經典，訪問鄉里賢隱以增修。他聽說了這件事，靈機一動，乃增修酒之一字的注釋。

安帝在位期間，許慎終於把說文解字正式完稿，他派了兒子，把說文解字獻給朝廷。安帝大喜，賜布四十匹。其實許慎要的豈是這四十匹布的賞賜？這是他勸諫的上書啊！只不過他年歲已大，又怕連累親故，那逆耳的忠言，不著痕跡地藏在那五百四十個部首，萬餘個字當中。

「酒，就也，所以就人性之善惡。一曰造也，吉凶所造也。」

又過了將近百年，漢室更是式微，天下群雄爭霸，進入三國鼎立。而那個厚重的青銅方壺，在黃巾之亂當中莫名消失，從此不知所在。

6.

多年前我終於從九泉之下出土，那時我還無法隨心所欲地移動，只能任人飲用我腹中的酒湯。據說當時很多人喝了之後神清體壯，力氣倍增。常人延壽，有慧根的，因此而獲得異能神通的也所在多有。我身為釀酒師，覺得很是得意。不過我的酒只能影響人身，不能影響人心。喝了我腹中酒的，有為善，有為惡，有成吉，有成兇，吉咎皆由自取，我的酒只是催發的作用而已。雖然我不問人世，但是也不想人間因我而改變。後來，一直陪伴在我身邊的兩條龍發現他們突然能飛了，原來他們不是地龍，而是屬於能夠遨遊天際的天龍。於是我們離開當時所在的宮殿，飛到各處人跡罕見的山谷，有時在泰山之巔，有時在峨嵋山峰，我身邊的龍跟我說，早點學會化成人樣子，到時就可以在人間的大城小鎮逛逛了。我覺得現在的生活也很好，像我現在在崑崙山上，極目處盡是白綿綿的雲霧，這是從前我在一片黑壓壓的泥土中所無法想像的。最近我聽山中的精怪傳言說，大約四百多年前，有邪魔率諸惡四處作祟，明刀明槍的就是血食人魂，暗著來的危害更大：顛倒人心，誘人為惡。還說不只是尋常百姓，歷代好幾個位高權重的帝王將相也都被迷惑過。精怪們說了件事讓我著實心驚：那些邪魔主要是源自洛陽北邙山，我回想了一下，四百多年前我不正是剛從北邙山出土的嗎？接著精怪們又說了件我最是擔憂的事：那些北邙山的邪魔，聽說是在某個帝王下殮時，喝了某種久聚日月精華的空青仙乳，這才魔盛為怪。我想，莫非當時我剛出土時，有邪魔混入人群中喝了我腹中酒？又或者說，是有人因為喝了我的腹中酒，這才變為妖魔？

聽說這個世界上，很多古物都可以驅妖鎮邪。諷刺的是，對我而言，如今世上多數妖邪，都是由我釋放出去的。人心很脆弱，面對誘惑，良善者可為惡，被稱為聖賢的也可能從欲。這個世上，能自始至終都堅持正道的有幾何？有多少的生命，像我腹內銘文記載的木家一樣因而枉死？

我心念一動，腹底的獸紋隱隱震盪。

7.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我……暫時不釀酒了。」

「不釀酒，那你要幹啥？」

「我……要到人間去！」

「到人間去？你終於也對於人間紅綠感到好奇啦！」

「不是！我是要去收妖除魔！左龍右龍，咱們下山去吧！」

(全文完)